

玛雅文中的异体字类型简析

王霄兵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本文以三种主要的玛雅文字目录和字典为文本, 分析和归纳了玛雅文中的四种异体字类型, 并对它们的形成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 玛雅文; 异体字; 字形变化

中图分类号: H022

文献标识码: A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美国探险家及作家 John Lloyd Stephens 和英国画家 Frederick Catherwood 把他们在玛雅地区的文化发现用图文并茂的书本形式公诸于世, 使得在中美洲热带丛林中沉睡了几百年的玛雅文明和玛雅古文字重见天日。一百多年以来, 西方学界在对于考古发现的玛雅古文字的整理、解读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迄今为止已有大约 5000 篇石刻文、1000 篇陶画文、500 篇刻写在其他载体上的文字和 4 卷古抄本书籍得到了登记和整理。文字学家们从这些材料中辨识出了 1000 个左右作为构字部件的不同字符, 其中 200 个是表音符号 (Syllabogram), 并有一半左右的符号读音已得到确定, 另外 800 个被确认为是表意符号 (Logogram), 其中 200 个左右的意义或功能已经明确, 内有一部分的符号并已知道读音。

以上的数目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我们只要翻阅一下几本比较重要的玛雅文字目录和字典¹ 就会发现, 每本书中所收录的字符在数量上都有较大的出入。究其原因, 除了由于一些年代较早的目录所收字符欠全之外, 更多的还是由于学者们在辨识和区分一些字符时往往存在不同的见解。由于玛雅人在历史上从未形成过一个统一的政权, 所以玛雅文字系统就没能象汉字系统那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比如在秦统一中国以后) 得到了规范化和统一化的处理。在以往的考古研究中, 也尚未发现有任何一部由玛雅人自己编创的正字法字典。于是玛雅文字就和中国先秦古文字一样, 存在着许多外形写法不同而音义相同的异体字。

异体字问题是学者们在编辑各类文字的字典、目录以及在建立电子字库时所经常遇到的难题之一。² 玛雅文字专家们在选择异体字的字形方面, 也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见解。在编写字符目录时, 他们有时候把异体字当成是不同的字符而分别给予不同的编号, 有时则把它们作为同一个字符的不同形态而同列在一个编号下面。Montgomery 的《玛雅文字字典》(Dictionary of Maya Hieroglyphs) 在处理异体字时采用了最简单的方法, 也就是把所有的表示同一读音且意义相同的字形都排列在一起³。Thompson 的《玛雅文字目录》(A Catalog of Mayan Hieroglyphs) 则尽可能地把异体字按照字形归类⁴, 并给予统一编号。最新出版的《新玛雅文字目录》(The New Catalog of Maya Hieroglyphs) 在收录字符时又尽量选取最具典型性的字形⁵, 并给每一种在写法上完全不同的异体字以新的编号。现举 chaan/kaan (天空) 一词为例, 《玛雅文字字典》一共收录了三种不同的字形, 根据读音排列在字母 ch 的栏下:



Thompson 的目录共收录了 7 种表示 chaan/kaan（天空）的字形，总编号为 561：



《新玛雅文字目录》共收了两个表示 chaan/kaan（天空）不同的字符，分别编号为 XH3 和 SB2。前者选取的是 Thompson 所收的 7 个字符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字形，而后者原意为一种鸟，在 Thompson 目录中编号为 746，由于“天空”是此词的引申义，所以虽然音义和前一个词相同而写法却完全不同，在新目录中也就获得了两个不同的编号：



XH3

SB2

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异体字在玛雅文字中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容易给初学者造成困惑，同时也给编辑目录和建立字库的学者们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为了方便清理玛雅文字中繁多的异体字形，我们在这里试图对这些异体字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和归类。

（一） 玛雅文字的三种基本字体

就象许多汉字有简体和繁体两种不同的写法一样，玛雅文字中的一部分字符也同时有抽象符、头型符和全身符三种写法。这部分字符一般都是表示数字、日历以及神灵名字的符号。由于玛雅文字在本质上是一种“仪式文字”（Ceremonial Writing），也就是文字的应用并非服务于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管理，亦非服务于一般的日常交流，而是服务于古代社会的宗教仪式行为⁶，所以为了突出仪礼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就有必要为一些重要的词语创制出比其他文字更加华丽的外形。这个原理和古代埃及文字中有圣书体、僧书体和民书体三种写法，以及汉字中的“寿”“万”“龟”等字有许多不同的繁复写法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在今天，我们有时为了增加书法的庄严感也会故意舍弃简体字不用而用繁体字来书写。

图一所列的是玛雅文字中表示 144.000 天（400 年）、7.200 天（20 年）、360 天（年）、20 天（月）和 1 天的字符（从上至下）以及它们的四种不同写法（其中全身符写法各有两种）。

应当说明的是，在玛雅文字中，大约有一半的字符拥有头型符的写法，而有着全身符写法的字符却少而又少，其中大多是数字和日历文字。只有在十分隆重的场合，才会有全部用全身符书写的石刻文出现，比如图二的这篇刻写在雅曲朗（Yaxchilan）王国一个宫殿门框上的文字，记录的是时王加冕的时间（玛雅长算历第 1.328.936 天，也就是公元 526 年 2 月 11 日）。

图一：

日历文字的抽象符、头型符和全身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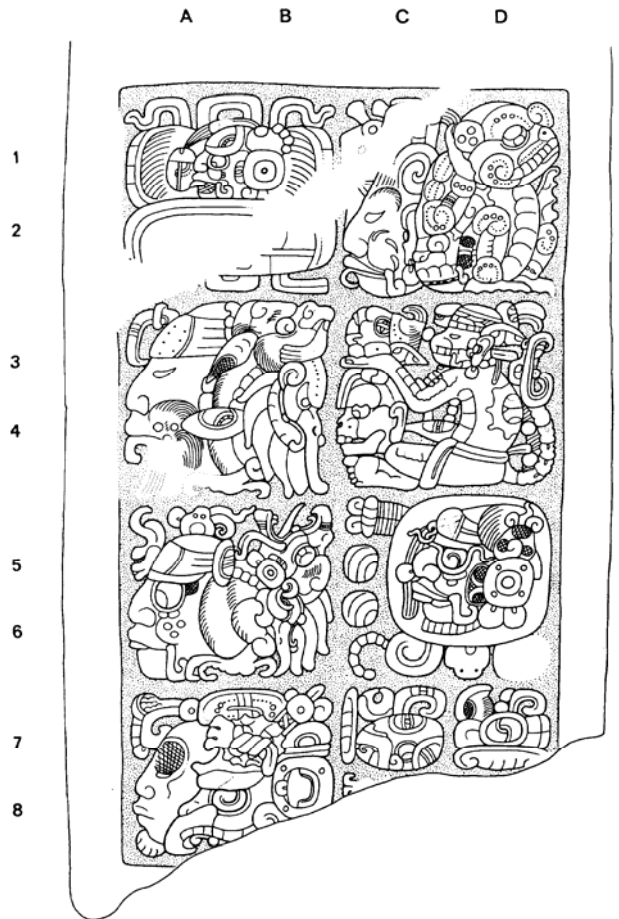


(图像来源：Michael D. Coe & Mark van Stone: Reading the Maya Glyph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1. P.46-47.)

图二：

雅曲朗的第 12 号建筑物

第 48 号门框全身符刻字



(图像来源：Corpus of Maya

Hieroglyphic Inscriptions.

Cambridge 1975-)

(二) 相同字形的变化写法

玛雅文字在同一字形下面往往由于书写者的时代、地域和个人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出现许多不同的写法。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首先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玛雅文字是未经规范化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每个字符的写法都可能因书写者的个人喜好而略有不同。其次，和汉字相比，玛雅文字的抽象化程度比较低，外形复杂且有较强的装饰性，带着古老的文字画的一些特点，这也给书家在书写时带来了自由发挥的余地。

例如表示音节 i 的符号有下列不同写法：



又如表意符号 (Michael D. Coe 认为这个符号指的是玉米), 有时为了适应整个

文字的构形需要也会被简化成  等字形。

此外, 由于书写材料的不同也会造成字形写法上的差异, 比如刻画在石碑上的文字和描画在书本或陶制品上的文字在总体风格上就有明显的区别:

书画体

石刻体



(音节符号 cha, 外形象一只拳头)



(音节符号 pu)

(三) 表意符号的一义多形现象

玛雅文中的一些表意符号由于字源或取象的不同而存在多种字形。比如上面提到的“天空”一词, 就有两类不同的符号, 前者本来就表示天空, 后者则由鸟的意思引申而来, 但读音都是 chaan/kaan。这样一类文字应看作是异体字还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字, 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在《玛雅文字目录》和《新玛雅文字目录》中, 字形完全不同的字即便意义和读音相同也各有各的号码, 但在后一本书的索引中, 音意相同的不同字符又被排列在了一起, 也就是说, 如果读者按照读音或意义去检索的话, 往往会同时找到两种或者甚至多种不同的字符。

这里以“树, 木头”为例, 一共有 6 种不同的字形被用来表示这个意思, 并且读音都是 te' 或 te:



这里的第二种字形属于另外一种字体即头型符, 第六种字形则是作为添加符使用的变化写法。在其余的四种字形中, 第一种的取象理念显然和另外三种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差异看上去并不像是由书写者的随机变化造成, 而很可能人们在造字的时候就已经为“树, 木头”这个意义造了两个或多个字。

再举 mo'/mo (鸚鵡) 一词为例, 一种表意符号是取鸚鵡的头部为象, 写作  或

，作为添加符使用时简化为  或 ，另一种则取鹦鹉眼角皮肤的皱褶为象，

写作 ，其简化写法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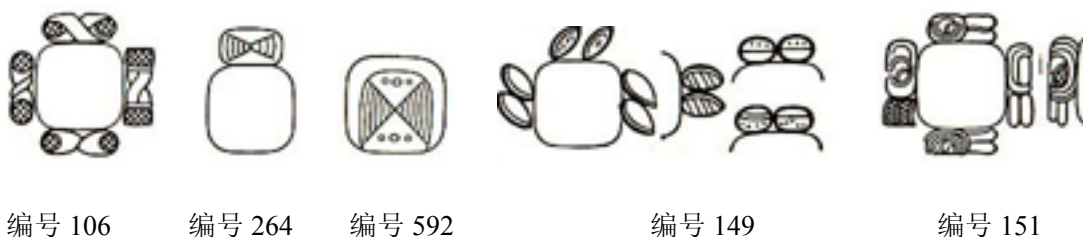
（四）音节符号的一音多符现象

一般认为，玛雅文字音节符号的使用在时间上当后于表意符号，而且大部分都是在简化和抽象表意符号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借音的方式类似于汉字中的假借字。由于语言中往往有一些同音词存在，所以被借来表示某个音节的符号有时也就出现了不一致。玛雅文字中表音符号在文章中使用的概率大于表意符号，占了大约 50-70%的比重，而人们在借音采字时又相对比较随便，加上音节字符作为添加符号在整个文字中的位置可以随意调整，于是便出现了许多表示相同音节的不同字符或同一字符的不同变化写法。

这里以表示音节 nu 的音节符号为例，《玛雅文字字典》一共列举了 8 种字符⁷：



在《玛雅文字目录》中，Thompson 把确证为表示 nu 的前 6 个符号根据其字形的不同区分为了 5 组，分别给予不同的编号，并把本字符的变化写法和它作为添加符号在整个字符中可能处在的位置也表现了出来：



《新玛雅文字目录》把表示 nu 的音节符号归为两大类，分别编号为 22F 和 3M9。在 22F 这一类中，又从字形上再细分为 4 种：



相当于 Thompson 的 106 号字，



相当于 Thompson 的 592 号字



在 Thompson 的目录中没有收录



相当于 Thompson 的 263 号字

在另一类即 3M9 中，又有两种不同的字形变化：



相当于 Thompson 的 151 号字



相当于 Thompson 的 282 号字

另外在 Michael D. Coe 编写的《阅读玛雅文字》⁸ 一书中，作者在 nu 这一音节下面共



列举了 7 种字形，其中包括读音尚未得到最后确认的：



以上我们对玛雅文字中的异体字现象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类和分析。由于玛雅文字的解读工作仍未结束，有很多字符的意义、功能及其读音尚未得到确定，所以对于异体字的归纳和整理也还远远不够，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¹ 以下所列的是 6 本较有影响且较新的玛雅文字目录和字典：

- Gates, William E.: *An Outline Dictionary of Maya Glyphs: With a Concordance and Analysis of Their Relationship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1.

- Zimmermann, Günter: *Die Hieroglyphen der Maya-Handschriften. Abhandlungen aus dem Gebiet der Auslandskunde*, Band 62 - Reihe B. Hamburg: Universität Hamburg. 1956.

- Thompson, John Eric Sidney: *A Catalog of Mayan Hieroglyph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2.

- Kurbjuhn, Kornelia: *The Complete Catalogue of Glyph Readings*. Kassel: Schneider & Weber. 1989.

- Montgomery, John: *Dictionary of Maya Hieroglyphs*.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2002.

- Macri, Martha J. & Looper, Matthew G.: *The New Catalog of Maya Hieroglyph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3.

² 参见刘志基《论金文字库建设中的字形整理》和王元鹿《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库建立的若干设想与难题及其对策》，分别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辑的《中国文字研究》第三辑第 51-58 页和第 46-50 页。

³ 其缺点在于没能收录读音尚未明确的字符，并忽略了在一义多形的情况下每个字符也会有各自不同的读音这种可能性。

⁴ 由于 Thompson 本人反对把一部分玛雅字符看成是音节符号，所以他坚持以字形来类别字符。

⁵ 缺点是有许多的异体字因此而不被收录。

⁶ 参见 Nicholas Postgate, Tao Want 和 Tolby Wilkinson: The evidence for early writing: utilitarian or ceremonial? 刊载于 *Antiquity* 第 69 期 459-80 (1995 年)。

⁷ 另据考证，最后的两个字符所表示的读音实际上并不是 nu，前一个的读音不详，而后一个的读音当时 ts'u 或 tz'u。

⁸ Michael D. Coe & Mark van Stone: *Reading the Maya Glyph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1.

On the variant types of Maya writing

WANG Xiao-bi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Sinogram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variants in Maya writing is classified into four groups based on three main dictionaries on Maya glyphs and inscriptions. The reason of their formation is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Maya writing; variants; graphic change

收稿日期: 2004-8-16

作者简介: 王霄兵, 女,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博士后。